

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

于 坚 的 诗 与 一 个 时 代

马绍玺 胡彦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

于坚的诗与一个时代

马绍玺 胡 彦 编著



Copyright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于坚的诗与一个时代 /

马绍玺，胡彦编著.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7

ISBN 978-7-80768-091-8

I. ①以… II. ①马… ②胡… III. ①于坚—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8546 号

责任编辑 卞 芮

装帧设计 乔 东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7；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选编者的话

于坚的诗歌创作已持续四十余年，著有诗集、文集二十余种，被译为多国文字。他的《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 档案》等诗歌和“拒绝隐喻”、“民间写作”等诗学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学界的重要话题资源。于坚曾获台湾地区《联合报》第十四届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德国第十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评选第一名等诸多大奖。由此可见，于坚的创作在读者和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奥登在《19 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奥登的这番言论，在本书编选者看来，还缺一项，就是大诗人还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借用布罗代尔关于历史分期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大诗人不是短时段或中时段的诗人，而是长时段的诗人。就这一点来说，于坚的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尽管他的影响力如果从 1986 年《诗刊》头条发表《尚义街六号》算起的话，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但这种影响力也还只能说是在一个短时段内。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于坚，是因为，近三十年来，如此持续地具有影响力和创造力、并引起研究者持久兴趣的诗人并不多见。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围绕于坚诗歌展开的研究一直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其成果也数倍于于坚的诗歌文本。一本对于坚诗歌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甄别、选择、总结得失，为于坚诗歌研究新的学术发展提供参考和便利的书，于当下我们认为必要的。



本书立足于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于坚诗歌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在呈现研究史的同时，突出在于坚诗歌研究中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文本，尽可能地展现了研究前沿。本书不仅收录正统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也选录了一部分网络媒体上并非完全以学术面貌出现的评论与随感；不仅收录对于坚诗歌持肯定性态度的研究文章，也有意收录批评性文章，力争让本书成为一个有多声部存在的选本，立体地呈现于坚诗歌研究的历史现实。

本书选编的仅只是于坚诗歌研究的部分成果，还有许多优秀成果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没能收入，特向研究者表达歉意。

于坚研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课题，更大的可能性和更丰富的成果都还“在路上”。如有机会，我们希望后续能做得更丰富，一方面收录更多优秀的关于于坚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尽力纠正本书的缺点和不足。我们期待着。

选编者

2014年3月29日

目 录

I 选编者的话

001 第一辑

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于坚诗歌批评

003 唐晓渡 / 一种启示：于坚和他的诗

009 韩 东 / 于坚的胜利

012 胡 彦 / 于坚与诗的本质

018 沈 奇 / 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0 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

032 王一川 / 在口语与杂语之间——略谈于坚的语言历险

046 谢有顺 / 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于坚的诗与诗学

059 黄 梁 / 文化与自然的本质对话——综论于坚诗篇的朴质理想

067 王光明 / 以个人方式想象世界（节选）

069 杨庆祥 / 《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

078 陈 超 / “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时意识和语言形态

095 吕周聚 /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的转型——《尚义街六号》解读

- 100 陈仲义 / 于坚诗歌论
- 113 陈大为 / 论于坚诗歌迈向“微物叙事”的口语写作
- 137 罗振亚 / 论于坚的诗
- 149 [加拿大] Michael Day 著, 杨径青 译 / 于坚的诗
- 152 [德] 马克·赫尔曼 著, 贺念 译 / 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于坚
德语诗集《0 档案》译者后记
- 158 [澳大利亚] 西蒙·帕顿 著, 赵凡 译 / 沉着、坚定、可靠、果断——于坚
的《便条集》
- 164 [美] 安妮·沃尔德曼 著, 梅丹理 译 / 继续鼓掌吧, 我于坚和他的作品
- 166 张淑芬 / 从北岛到于坚
- 169 朵 渔 / 他将开创一个传统
- 170 汪永生 / 一首诗抵得上 100 篇论文
- 172 BaiXiangdong / 后工业时代诗歌写作的自然之维——以于坚、弗罗斯特为例
- 177 第二辑
- 穿越语言的旅行：于坚诗歌文本细读
- 179 洪子诚 张雅秋等 / 一次穿越语言的陌生旅行——于坚的《啤酒瓶盖》解读
- 194 胡洪亮 / 黄河，在激流中幽咽——读于坚《读康熙信中写到的黄河》
- 200 傅学敏 / 《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次词语还原的企图
- 208 李润霞 / 平淡诗意中的历史追忆——读于坚诗歌《纯棉的母亲》
- 212 马绍玺 / 怒江边上人与江水的一次诗歌对话——于坚诗歌《横渡怒江》解读
- 222 张高杰 / 五秒钟的重大事件——读于坚的诗《下午 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
- 228 易 彬 / 死于冷漠——于坚诗《外婆》解读

- 236 吕布布 / 读于坚诗集《彼何人斯》
- 240 贺 奕 / 90年代的诗歌事故——评于坚长诗《0档案》
- 248 沈 奇、谢 冕等 / 对《0档案》发言
- 256 奚 密 / 诗与戏剧的互动：于坚《0档案》的探微
- 267 张 柠 / 《0档案》，词语集中营
- 283 [美]萨曼莎·里等著，考拉译 / 中国的巨变与乡愁——十位美国大学生读《便条集》
- 297 西 库 / “避雨的鸟”与“蝴蝶”：于坚诗歌选读
- 301 程一身 / 海天之间的发现——读于坚《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 303 程光炜 / 读于坚的《高山》
- 307 第三辑
- 想象力的复苏：于坚诗学思想讨论
- 309 陈友康 马绍玺 / 20世纪中国诗论的独特声音——于坚诗歌理论述评
- 322 唐小林 / 最民间的，恰恰是最宗教的——于坚民间诗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 334 叶向东 张 越 / 于坚的诗学思想
- 343 赵学成 / 于坚的容器——读《于坚诗学随笔》
- 347 附录：于坚作品一览

第一辑

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
于坚诗歌批评



一种启示：于坚和他的诗

唐晓渡

/

我和于坚的诗相识于1983年。那天，当他的组诗《烟囱下》（后发《诗刊》同年第10期）从一大堆灰蒙蒙的自然来稿中突然照亮我的眼睛时，我惊诧于在这样一个竞相标新立异，争强斗狠，追求深刻、奇特甚于追求艺术本身的年代，竟有人还能够，或者说还敢于写下这样的诗句：

烟囱冒烟了

大家去上工

绝对的大白话！却令人如闻天籁。这组诗算不上他什么特别的佳制，却足以向人们提示他那坚强沉着的诗歌品格。确实，在于坚的诗中很少那种因两眼向外而势所难免的心浮气躁，或与自卑自贱互为表里的哗众取宠，或为掩盖内心贫乏所必然诉诸的故弄玄虚。如果说，他表达感情的明快、准确、简练更多地使我们意识到他的某种突出才能的话（据称他还是一个颇说得过去的业余画手），那么，他的诗在整个风格上的醇厚、质朴、坦诚则更多地使我们意识到，他正是属于那种确信自己的生命独立不依、饱满自足，因而享有内在的表现自由的人，而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为数不多。正因为如此，无论诗坛如何旗帜变幻，无论朋友们怎样各领风骚，也无论在四周一片混乱和喧嚣中他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困惑、踌躇以至软弱，都难以扭曲他那“天真烂漫、憨厚纯情而猛烈、粗犷乃至笨重”的天性，



难以改变他基于其天性而在诗中展开的本真追求。

这种天性、这种本真追求并非一种孤立空洞的存在，其中渗透和积淀了云南独特的地理文化性格，凝聚和体现着于坚在与之血肉相连的长期经验积累中所达到的个体生命领悟。彩云之南的寂寥天地万古无言而蕴涵、化育的自然之美，注定要通过一些深晓其妙的诗人来寻求自我揭示，而于坚就是这些幸运儿之一。在他迄今为止写得最为动人的那些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关涉于此。例如《河流》《作品第57号》《高山》《山里人的歌》《山里的女人》《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等等。这些诗不同于通常“边疆诗人”们所更多热衷的“风俗画”、“风情画”；它们所依据的不是浮光掠影的外部观照，而是深沉不露的内在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客体不再是被片面设置为表现对象，主体也不再是急于猎获的个人心灵。自然的人格和人格的自然互为投射，彼此融溶，呈现出某种未施斧凿的本真之美：

在我故乡的高山中有许多河流

他们在很深的峡谷中流过

它们很少看见天空

.....

有些地带永远没有人知道

那里的自由只属于鹰

河水在雨季是粗暴的

高原的大风把巨石推下山谷

泥巴把河流染红

真像是大山流出来的血液

只有在宁静中

人才看见高原鼓起的血管

（《河流》）

这里没有什么苦心的经营。所有的意象都未经变形，几乎没有运用任何特别的修辞，语气也相当平实；然而，你却感到有一种久已疏隔的亲合力源源涌出，如此澎湃而又如此柔和，如此令你震慑而又如此令你欣慰。你已分不清这是自然的河流抑或是情感的河流，但你不觉中已深深浸淫其里，并意识到在你的身体里，也有，

或者也曾有一条同样的河流——那是你的生命之河。而当你听到那些“住在河两岸”、“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的人如此虔敬而又如此亲切地“谈论这些河 / 就像谈到他们的上帝”时，你又怎能不为那些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却自觉或被迫远离自己的生命本源，遮蔽自己的自然本性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而难过，而羞惭，而感到可悲可叹呢？

于坚的诗因此而超越了其地域性，上升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现象。所谓“具有普遍意义”，是说这些诗具有某种启示性。考虑到弃置一般的社会主题而转向自然，已经成为近年来值得注意的诗歌动向之一，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毫无疑问，对此一动向不能进行抽象的评价。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指明其必然性，或者着眼于题材领域的拓展、创作视野的扩大等指明其必然性，也仅仅是就问题的外围做了某种廓清。无可否认，无论是出于追求还是出于逃避，表现自然美总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以此为借口而搜奇猎艳，甚至通过刻意表现自然的原始、蛮荒、神秘、狞厉来满足自己的某种施虐和受虐的变态心理，又确是以极不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关键在于，“自然”一词究竟是就其外延，还是就其内涵而对当代诗歌呈现意味？在我看来，相对于诗和诗人，所谓“自然”主要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指称，而是指生命在主客交流中洞开的一种情态，或曰境界。中国古代诗论之强调“涉旨成趣”、“俯拾皆是”，尽管难以构成独立的命题，其内在精神却早已道明；而司空图之标举的“二十四诗品”，不正是诸般生活情态，或境界的集中概括和升华吗？这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经由诗人对生命蕴涵之无限可能这自然中真正的自然（后一个“自然”作形容词）的至深领悟而得以呈现，而得以被一一“言”出的。我不说于坚的诗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多高的造诣；但是，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不会怀疑上述领悟已活化为其内在的靈魂：

高山把影子投向世界
最高大的男子也显得矮小
在高山中人必须诚实
人觉得他是在英雄们面前走过
他不讲话他怕失去力量
诚实就像一块乌黑的岩石



一只鹰一棵尖叶子的幼树
这样你才能在高山中生存
在山顶上走

(《高山》)

当然，有关这一点更令人信服的证明不是他那些直接表现外部自然的诗，而是那些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此时我们看到，正如高山造化使他“在没有山冈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一样，在没有自然的地方，他也同样、甚至更加自然。他笔下那个“心里的女人”只是在种苞谷之余，“坐在泥巴上／对着蓝蓝的天／对着高高的山／噢来噢来唱”，而他则是在人群中，在烟囱下，在都市五光十色的涡旋中，“噢来噢来唱”：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晒在二楼
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每天清晨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打开许多天的心事
打开从人海中带来的寂寞

(《尚义街六号》)

十足的从心所欲，笔随兴至，随手拈来而不避俚俗。按照时下的流行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流”诗。于坚不会意识不到这种写法所可能陷入的琐屑、平庸、浮泛的散文化流弊；他的一些诗也确实未能避免这种流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牺牲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似乎决心让他的生命质量和诗歌才能经此而接受检验——确实，在放弃了利用那些现成的思想或文化形态进行种种矫饰的企图之后，能向一首诗提供价值保证的，除了这二者还有什么呢？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才作为个人而充分回到了自身，创作则成为他全生命的呼吸。正是

在这一呼一吸之间，那从内部构成了他生命实体的诸般因素——意识的和潜意识的，经验的和超验的，文化的和本能的，集团的和个人的，如此等等——才于浑然不觉中被调动、集合，经由一次次感性完型凸现为语言的现实性；而呼吸本身，则作为语感而流溢其间，成为一首诗活力的标志。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这几句诗引自他早期的作品《罗家生》。我一直认为这是他写得较为成功的篇什之一。其动人处不仅在于提示了芸芸众生们日常生活的悲喜剧——这卑微者所拥有的真正财富，更在于这种提示所赖以进行的不动声色、言此意彼、高度宁静又高度紧张的叙述方式，在于从背后支持着这种叙述方式的深厚积蓄和冒险精神。这是一种相当大胆的语言实验：直观平易，险难藏之，而于坚的诗一以贯之的独特魅力就在于此。其行文风格的跳跃腾挪，往来肆恣，与其说是因为摆脱了社会、历史和个人的责任的重负（不少论者试图以此概括继北岛后继起的一代诗人的基本特征），不如说是由于感悟到了生命在深入回归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可能性，感悟到了这生活中真正的生活（后一“生活”亦作形容词）。于此之下，一首诗的成功与失败、诞生与死亡被置于某种十分微妙的境地。这里，深刻与浅薄、幽默与油滑、纯粹与简单、复杂与芜杂之间似乎消失了清晰可辨的表面界限，而诸如采用口语、砥砺机锋、提炼警句、刻画“诗眼”与否，也统统成了第二义的问题；诗人如同走钢丝一样，在生命和语言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任何一方的软弱都会导致顷刻的覆亡；而三者的协调平衡则能达到一种亲密无间又超离自身的整体效果。在后一种情况下，诗人的表现越是显得漫不经心，他的诗就越是显得隐含深意；他的笔触越是显得轻盈快放，他的诗就越是显得凝重结实。反之亦然。此时，诗就不仅由那些可见的和可供分析的语词、意象和结构向我们



呈现，而且经由那看不见的语感的导引，从这一切的深处，从分析所难以企及的空白处向我们呈现。屈原与陶渊明，艾利蒂斯和艾略特，这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正在于他们立足其各个不同的时代、民族和文化背景，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实现或接近了这种在生命本体和诗歌本体之间存在的同一可能吗？于坚的诗就整体而言当然远未臻于这一境界；但是，在他所锲之不舍的实践和追求中，是不是可以把握和体味到类似的指向，提供和提醒我们以相同的启示呢？

雪来了，门躲着
一切都很温暖
有一些事要静静地想
一些过去的和将来的事情

（《作品第16号》）

让我们一起想想。

（选自唐晓渡：《不断重复的起点》，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于坚的胜利

韩 东

毫无疑问，于坚是当前诗歌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同时，于坚又决不承认他是诗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这个表面上的矛盾给我带来了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契机。于坚的意思是说，不是他制造了当前的诗歌运动，当然，也不会是当前的诗歌运动制造了于坚。在于坚看来，他只不过是关在一间屋子里，写了几首好诗罢了。对于诗歌运动中那种光彩夺目但又极其短暂、危险的光辉，于坚是早有警惕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于坚及其诗歌，就必须拨开诗歌运动这层迷雾。我们不能从于坚被誉为大学生诗派的领袖和旗手这种说法上来判断于坚。

尽管于坚对北岛的诗歌不以为然，但我仍然认为在于坚以前，如果说新诗还有有价值的传统的话，那只能是北岛。我们都受过北岛的刺激，进而转向对北岛的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动已经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了。现在，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北岛的一种反动。并且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意识到就另一种更深远的本质而言，我们直接就是北岛传统的继承者。也许于坚在战术上不会同意我的这种观点，但最终意义上的胜利者，其战术、战略，甚至战争的目的从来都是一致的。

北岛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个人这个真实的角度。虽然我们至今仍然反驳北岛是一个政治诗人，仍然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他。但北岛从来都是把政治作为一种个人处境，他自己的处境来理解的。我相信，北岛所坚持的角度仍然是于坚、是我们今天所坚持的角度，只不过是遭遇变了，为此而写作的诗人也变了。在今天，政治对于像于坚这样的诗人来说已不是那么直接的无时不在